# 憶往事 澳門大賽車

源於奧運 李漢源

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每年於11月第三個周末舉行，筆者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加入體育電視製作業界時，還是舊稱為東望洋大賽車，在當時已是香港電視台一個十分重要的大型戶外直播製作項目，也是少數需要離開香港進行的大型OB（Outdoor Broadcasting）製作，而這類製作往往需要大量器材與工作人員配合。

比賽日前一個星期，團隊便需要抵達澳門開始架設電視設備，由葡京酒店開始，沿着當時的岸邊鋪放電纜至水塘彎尾，盡量捕捉賽道的精彩位置；雖然沒有精確計算全長，但相信估計有數公里電線，沿海邊亦安放了10多部攝影機。當賽車上到松山段時，由於該路段位置難以架設攝影機，只能依靠東方文華酒店天台的攝影機進行遠距離拍攝，因此出現不少拍攝盲點，必須待賽事回到水塘彎，其他攝影機才重新接上，換言之，當時整條賽道大約有五分之一的路段無法完整拍攝。

1984年5月，澳門電視台（TDM）成立後，與香港TVB合作，加設5部攝影機專門負責拍攝松山段，至此整條東望洋賽道才真正實現全程拍攝，一寸不漏。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，TDM已能完全自主拍攝整個澳門大賽車，不再需要香港電視台協助。從最初十多部攝影機，發展至今使用三十多部攝影機覆蓋全賽事，包括多部安放在賽車上的車載鏡頭，並將信號透過衛星發放，讓全球都可以直播這場格蘭披治大賽車，實在是一大進步，對全球賽車迷而言亦是一大好消息。

而對每位電視製作人而言，大型OB電視直播製作，則往往是期待參與的項目，雖然在香港本土也曾有不少大型體育賽事製作機會，但記憶中真正的大型OB外派製作並不多。1979年1月，TVB曾派出OB車遠赴廣州拍攝《羊城賀歲萬家歡》農曆新年節目，八十年代則多次派出OB團隊拍攝澳門大賽車。直到2000年悉尼奧運，大會曾邀請香港派出OB車及工作人員參與直播製作，但TVB當時推卻，香港因此未能輸出電視製作團隊，也令香港本土製作團隊失去一次獲得國際盛事製作的經驗。相比之下，內地電視台則經常派出大量團隊，參與奧運、亞運及香港本地的大型體育賽事，所謂不進則退，現時兩地的製作水平已不可同日而語。

今年澳門大賽車已踏入第73屆，成為獲得國際汽車聯盟（FIA）認可的大型體育盛事品牌。它不僅是一場比賽，更可宣傳澳門這座城市的故事。每年賽車期間，除了一大批賽車迷，也吸引大量遊客到訪。筆者有幸在入行後幾乎每年都有機會參與工作，或親身感受現場氣氛，亦覺得十分難得，同時亦難免思考：我們香港可以打造什麼屬於自己的盛事，令每年都能吸引一大班遊客到來，聽聽、看看我們香港的故事呢？

# 五星好評

方寸不亂 方芳

口碑向來是消費的風向指標，現代人出外旅遊，習慣看評分而作出選擇。

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，作者旅遊外地，找到了一間評分不高的隱世咖啡店，店主每月向不同的烘焙商買精品咖啡豆，讓顧客喝到不同風味的咖啡，歡迎顧客寫下瞬間個人感受，鼓勵每個人依隨自己的感受而活。品嘗咖啡，是一種細膩的享受，需要寧靜氛圍，店主選擇了一種有個性的方式，守住這個喝咖啡的空間和節奏。然而，這種經營方式並不多見。

當大家都在追求「高評分決定消費」的遊戲規則，有五星高評分的店，就是不一樣的世界，自由行、旅行團蜂擁而至，成為熱門打卡點。這使我想起最近去新疆伊寧，品嘗評分極高的百年工藝雪糕，我們在導遊帶領下，跟着人龍進入庭園式設計的雪糕店，經過雪糕櫃枱，像飯堂派餐式接過盛杯的雪糕，然後排隊往自助配料區，免費添加十多廿款堅果，如核桃、葡萄乾、杏仁、果醬等。在擁擠的隊伍中，一手添盛乾果、一手拍照留念，甚為忙碌，但過程認真興奮；好不容易填得滿滿一杯，人頭湧湧，找不到座位，有站着的、靠牆的、坐級的，匆匆吃完，究竟百年工藝雪糕如何好吃？究竟有什麼與別不同？恐怕不是太多人能說得上，只能說「到此一吃」，滿足於打卡的需要。不過，現代生活節奏太快，密密去旅遊，有別人的經驗作依據，可以節省搜集資料的時間；有專家的意見加持，可以得到「最好」指引；但，當商家送出優惠鼓勵「五星好評」的時候，那些「好評」，又有幾多水分？

在深圳餐館吃飯，餐牌寫明送贈特色飲品，但送贈的先決條件，是掃碼「點讚五星好評」，飲品隨即送上。商業操作未免太明顯，你相信「評分」數字嗎？本人雖然從來不看「評分」，但有時又少免被「評分」吸睛。

那天在整潔的街道，小店林立，其中一間潮汕滷鵝店，就有「五星好評」字眼，當時「五星」入腦，被吸睛帶了入座。點了幾個小菜，店員把電子賬單放在桌面，性價比還可以。殊不知結賬的時候，微信付款顯示的價錢，就比餐桌上的電子賬單要多，朋友醒目，發覺數目不對，不肯付款。店員這時才說，有一個菜沒有輸入電腦上。

出店後再細想，幾個菜是同一時間落單的，並非臨時加菜，為何偏偏沒輸入這一個？即使是操作有誤，也應在收款前主動告知客人，待被追問才有此解釋，顯然是有些經營手法問題。所以，「五星好評」不一定是我們看的全部。

# 孫中山先生軼事

書聲蘭語 廖書蘭

孫中山先生的軼事有很多，有些已經是大家耳熟能詳，有些可能是大家並不知道的。但無論知道或不知道，大家談論時，每回都能津津樂道，聽者即使已聽過無數次，還能津津有味地聽着。有關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、革命事跡、孫文學說、生平軼事等等，相信會一代代人相傳下去。

2026年11月12日是孫中山先生誕辰160周年紀念日。環顧世界，無論在內地、台灣地區或海外僑界，只要有華人的社團，都會不約而同紀念這個重要的日子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大家都認同孫中山先生推翻三千年的封建帝制，創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，孫先生的影響力可說是跨地域、跨黨派，是廣泛接受度最高的一位近代偉大的政治家。

1945年9月重慶談判時，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與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身穿的，都是一樣的中山裝，中山裝是孫中山所設計的，總共有四個大口袋，方便他放書、放筆記本、放筆。這些小事印證他所說過的話，曾有日本友人、後任日本首相的犬養毅問他：「你最喜歡什麼？舉例排出一二三。」孫先生回答：「革命、女人、看書。」犬養毅聽了哈哈大笑說：「孫先生很誠實，如果你說，革命、看書、女人，就不誠實了。」這段對話記載於孫中山的日本摯友宮崎滔天所著《三十三年落花夢》中。宮崎滔天是一個魁梧高大、留着濃密絡腮鬍的日本人，被稱為日本版的「虯髯客」。他因慕名孫文在倫敦蒙難之事跡，來拜訪居住在陳少白於日本橫濱家中的孫先生。第一次來，沒有見到孫先生；第二天一大早再來，在客廳等了一會兒，只見一位身材矮小、皮膚黝黑、穿着睡衣的男人在客廳門口探頭探腦，經過雙方自我介紹後，宮崎滔天才知道他就是倫敦蒙難而聲名大噪的孫文。

孫先生走去梳洗換衫，滔天坐在沙發上，抱着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態等着，不禁心想，這一個舉止有點輕浮的人，是否可以擔當起推翻清朝、解救中國的重任呢？當孫先生再進入客廳時，容貌與衣着煥然一新，與之談話，聊着聊着不禁對眼前這個人佩服起來，並且五體投地仰慕孫先生，後來一輩子成為孫先生的革命追隨者。孫先生曾在船上寫下一幅字畫「推心置腹」送給宮崎滔天，以示兩人交情深厚。以上軼事，皆在《三十三年落花夢》一書中有詳細記載。《三十三年落花夢》於1903至1905年間在中國南方風行一時，並有中文版，黃興就是看了這本書，到日本找宮崎滔天，雙方一見如故成為好友，滔天介紹孫文與黃興結識，從而成就了辛亥革命最好的革命夥伴。

我曾經以10年的時光寫下一本《黃花崗外》，收集了大量史料，為什麼我有這股巨大的動力？因為心中有愛，是我對國家的愛，對民族的愛。

從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到倫敦蒙難，再到第十次的黃花崗起義再失敗，終得以武昌起義成功。從創建民國，到北上病逝，留下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」的遺言，使吾土吾民之情溢滿心胸。

# 冬日一壟蕷頭香

百家廊 吳勝

「初冬栽蕷頭，來年滿壟收。」這句農諺，母親總掛在嘴邊，兒時聽得多了，每到風轉涼，便自然而然浮上心頭。這蕷頭古名喚作薤，早在先秦便入典籍，是古人「五菜」之一，杜甫亦有詩句寫它：「盈筐承露薤，不待致書求。」千年之間，一直都守着「依時而種」的本分。

一到初冬時節，涼意便漫了過來。每到這時，母親總會拎起那隻籃沿磨亮的竹籃下菜園，裏頭是頭晚挑揀好的蕷種，白潤球根拖着幾縷乾枯老鬚，芽尖淺淺嫩青。我跟在後頭，踩着她留在田埂上的腳印。

菜園邊的芥菜凝了一層白霜，霜粒沾在菜葉上，輕輕一碰便碎。母親便挑了靠牆向陽的一壟，說這兒背風，冬天能留住太陽。她揮鋤翻土，土塊順着鋤刃掰開，潮濕土腥混着枯草淡味，隨冷風漾開。《齊民要術》中專有「種薤」一篇，講的是「薤宜暖土，忌寒霜直侵」。母親憑世代口傳的農事經驗，暗合着古農書的道理。

「蕷種芽尖要朝上，擺勻些，擠在一處長不大，太稀又空了地。」母親捏起蕷頭，一顆顆輕輕放進淺溝。我學着她的樣子擺，但因為性子急，常常一撮堆在一起，有的地方又空出一大片。母親見了也不惱，彎腰把扎堆的挪開，空缺處補上幾顆，一邊理順蕷種，一邊慢慢叮囑。

擺好後，母親攏了一層薄土蓋上，再用手掌輕輕把壟面抿實：「土要挨着蕷種，寒霜才不容易把種球吹乾。」我也伸出小手，一下一下拍着浮土，掌心沾了涼泥，乾了後，手背上留下了一道道淺褐色印子，回家要趴在井邊搓許久，才能洗乾淨。

往後的日子裏，霜落、霧起，偶爾飄冷雨。母親路過菜園時，總要蹲下身，看一看土裏的蕷種。我問，天這麼冷，蕷頭會不會凍壞。母親坐在田埂上慢慢說：「地裏東西有地裏的時辰，咱們湘地歷來初冬時節栽蕷頭，老輩傳下來的法子，不會錯。」她望向菜園遠處，眼裏像已經望見一壟青綠。古人說薤耐霜寒，莖葉雖細，卻能經冬不死，待到春回暖再蓬勃生長，原是這般堅韌。

沒過多久，細芽果真頂破土層，嫩青葉片沾着碎泥，在冬陽裏慢慢舒展。母親笑着說：「你看，這不就有盼頭了。」之後蕷葉越長越挺拔，一叢叢細葉，扛得住霜。待到暮春，葉片微微發蔫，就到收蕷頭的時候。攥緊莖葉輕輕一提，一串雪白蕷頭裹着濕泥翻出來，淡淡的辛香漫開。母親將蕷頭摘掉老根，一部分切來炒臘肉，一部分收進屋簷下那隻粗陶罈，撒上鹽，兌少許米酒，蓋好竹篾蓋子，靜靜等着蕷頭發酵變酸。湘人醃蕷，是代代相傳的家常滋味，酸脆開胃，一季收成，可伴整年飯食。

後來，我在城裏安了家，離故土日漸遙遠。許是受母親的影響，我總想着尋一小塊地方，闢個小菜畦。每到初冬，依舊翻土、放種、抿土。風還是帶着寒意，恍惚間，那句農諺又在耳邊響了起來。

年年初冬，我都會埋下蕷種，也接住了母親傳下的老話。泥土自有期約，循時而生。薤草歷經千載，不變的從來都不止一壟清香，更是藏在農事裏的生活信念：不必急於求成，在寒冬裏安靜蟄伏，耐心等候時序輪轉。這一壟蕷香，一頭連着古籍裏的草木舊事，一頭牽着母親掌心的暖意，悄悄落進了我往後歲歲的尋常日子。待到春風拂過，便漫出了綿長香氣，年年不息。

# 理想「機械伴侶」

翠袖乾坤 連盈慧

機械人出現之後，貌如真人的「機械伴侶」又面世了。機械美人不止高顏值，而且毛孔細膩到有硅膠的膚質，標準完美的上中下三圍，打造成天仙一樣美人，豈不是一直擇偶條件苛刻的單身男士夢幻中的理想情人？

可惜這第一代雛形機械伴侶，就算做到可以深情凝視對方，還是機械式木無表情；換言之，大不了只是個失智美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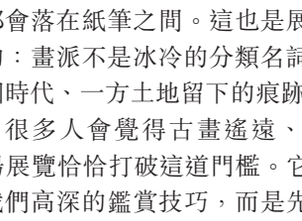
據說日新月異的AI，很快就會利用超仿U1打造出更逼真的機械伴侶，到時不知道這未來的新伴侶，是不是還有五臟六腑能呼能吸，甚至兼具心理生理反應，除了討好男士的「天仙美女」，可能還有為女士而設像潘安一樣十全十美的俊男，真是這樣，人類感情世界便受到莫大衝擊了。

近年分手離婚的負面戀愛新聞，已多到令不少年輕人對結婚漸失信心，一旦U1伴侶大量湧現，你說婚姻註冊處會不會年年跌破紀錄？已婚男女又會不會受到U1機械小三美女俊男見異思遷而困擾？而且U1機械伴侶還可能潛伏出生率下降的危機。

還是保持目前木口木面的雛形機械吧，有個養眼美女做做家務，閒來減壓，作為娛樂消遣開心一下就好了。

其實與其打造真人一樣的機械伴侶，不如另花心思設計機械貓伴侶。近年香港湧現愛貓狂潮，不分階級知識水平的男女老少，看到人家店前蹲着稱之為「貓店長」的大貓小貓，無不動心彎身伏地打卡。親友中有愛貓如命者，本來最愛旅行，自從養貓之後，擔心離家後無人餵貓也不敢外遊了；有因愛兒愛女寄情於貓，覺得養貓如同養兒育女一樣責任重大，故而愛而不敢養貓，只憑網上AI短片中的貓聊以自慰。

機械貓伴侶反應自然又比人活潑生動，假作真時也假得妙，單身固然不愁寂寞，已有家室者更因機械貓伴侶帶來歡樂而促進感情，說來才是科技療心養性的一大貢獻。



●現代人的開心果 作者供圖

# 六百年畫脈，一館看盡風流

欣有靈犀 王欣

前幾日風和日麗，從好友口中得知母校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剛剛揭幕一場書畫展，便忍不住要前去一睹為快。

這次是文物館與天津博物館聯合帶來的「畫派紛呈六百年——中國繪畫流派與文化特展」。一南一北兩間博物館合作，把天津博物館的珍貴藏品帶來香港，當中76件（套）明清書畫和文物更是第一次在香港亮相，再配上中大文物館本身的藏品，一共分為九個單元，由明代一路講到近代，把六百年間各式畫派的興起、變化，清楚地鋪陳在觀眾眼前。

展覽的九個板塊，就像一條循序漸進的長路。開篇是吳門畫派，明代蘇州富庶安穩，文人寄情山水，沈周、文徵明等人筆下的山水溫和雅致，開啟文人畫的風氣；往後走到松江、武林一帶，畫家們喜歡追慕古意，在古人筆法裏找尋新的靈感。

到了明清交替的動盪時期，金陵、新安的畫家把家國心事藏進畫裏。南京的畫家描繪古都風景，暗含對舊時的懷念；新安畫家隱居黃山，借山水寄託心境。此時畫壇也分出兩條路：一邊是婁東、虞山畫派，講究師法古人，筆法工整穩健，成為當時大家認可的正統；另一邊就是八大、石濤，不願被舊規矩束縛，筆墨奇崛，憑藉強烈的個人風格，走出一條全新的路子。

時光走到清代中葉，揚州、蘇杭商業繁榮，畫風也變得活潑起來。也就是大家常聽的揚州八怪，他們不再只畫清雅的山水，梅蘭竹菊、日常小景都能入畫，貼近市井，生動有趣。再往後，上海開埠，各地畫家匯聚，海上畫派兼容並蓄，雅俗共賞；京江、京津的畫家，一面守住古法，一面接觸新的思想，在傳統裏尋求更新。最後一站落到嶺南畫派，這群畫家大膽融合中西畫法，革新國畫，這股風氣後來更傳入香港，影響深遠。

策展團隊沒有只擺放字畫，還搭配了漆器、文房用具、年畫、舊報刊等文物一同展出。我們不只是看畫，還能明白：畫風從來不是憑空生出，一座城市的商貿、世道的變化、當時人的想法，都會落在紙筆之間。這也是展覽想傳達的：畫派不是冰冷的分類名詞，是一個個時代、一方土地留下的痕跡。

很多人會覺得古畫遙遠、難懂，這場展覽恰恰打破這道門檻。它不急着教我們高深的鑑賞技巧，而是先幫我們理清時間線，看懂不同畫派之間的承接與對比。

站在展廳裏，從吳門的溫雅，看到嶺南的革新，一路走下來，彷彿跟隨畫家走過不同時代的江南、黃山、上海、京津與嶺南。特展的展期至2027年2月21日結束，熱愛書畫之人不要錯過。

# 錯路上也有燈

琴台客聚 伍呆呆

自從有了GPS之後，我自己一個人開車出門旅行便極少走錯路。

近期因女兒自澳洲回國休年假，我獨自驅車一千多公里去成都與她會合。那天出發時已過了中午，比原計劃晚了不少，心裏便有點急，想着再多趕一段，把落下的時間補回來，於是沒怎麼停，一路往前開。

天是慢慢黑下來的。天黑時雨也來了，雨刮器開到最快，玻璃上還是糊成一片，前面車的尾燈暈現出紅紅的一團。開到後來，人已經有點木了，眼睛盯着路牌，字卻讀不進去。在高速路口變道轉向另一條高速時，我腦子慢了半拍，拐錯了方向。等回過神，導航裏那條綠色的線已經轉了個大彎，繞出去老遠。我嘆了口氣，罵了自己一句，想着要不要掉頭，可雨這麼大，掉頭違章，也未必找得回來，索性就跟着導航向前走。繞的那一圈沒什麼車，我還是不敢開快，生怕再走錯路。

兩邊是連綿的青山，在夜色裏被雨洗得發亮。路旁一塊褪了色的舊路牌歪斜地立着，字跡被雨水沖得只剩半截。護欄外的山腳下有戶人家，屋簷下亮一盞燈，昏黃的一小團，在雨中顯得格外溫暖。我把車窗降下一條縫，夜的空氣灌進來，涼絲絲的，帶着草木和濕土的味道。剛才那股煩躁，不知什麼時候散了。繞了十幾分鐘，綠線終於又接上了原來那條，繞出去的那一截被收了回來。

路還遠，也還未吃飯，便想起前幾年學做菜，照着菜譜做紅燒肉，糖色炒糊了，肉也燉過了頭，一鍋黑乎乎的。我本想倒掉重來，朋友攔住我，讓加點水再收收汁，興許還能救。後來那鍋肉賣相不好，味道倒意外地濃郁，比正經做出來的還香。朋友說，別的事也一樣，錯了就錯了，別急着倒，先看看還能怎麼救。

那位朋友其時在某單位上班，一心想調去另一個部門，託人、準備材料，折騰了大半年，最後沒成，當時她覺得天都塌了，好些日子緩不過來。後來留在原來的位置上，反倒接了一個她真正喜歡的活兒，一做就是好幾年。如今回頭看，那次沒調成，倒像是路自己替她拐了個彎。

雨勢漸漸小了，變成細細的雨絲。西邊的雲裂開一道縫，漏出一點暗橘色的光，落在濕漉漉的路面上，亮亮的。我把音樂打開，人一下子清醒了。前方的路牌在夜色裏清清楚楚，一個字一個字地指着我該去的方向。握着方向盤，不自覺地想起陸游那句「山重水複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。山重疊，水曲折，看着像沒路了，可路並沒有斷，只是拐了個彎，藏在了柳暗花明的地方。人走夜路也是一樣，雨大，牌子糊了，看着前頭是絕路，其實只是還沒走到轉彎處。

路的寬厚之處大抵就在於此——它不催你，也不怪你，你走錯了，它就在前面等着，等你繞回來。又或許，需要寬厚的其實不只是路，還有人對自己的那點心腸。我們原諒路容易，原諒自己難：總想着那些時辰是白白丟掉的，那腳油門是白白踩下的。然而路不會記賬，它只是幫你重新接上，彷彿什麼都沒發生過，彷彿走錯本來就是趕路的一部分。

到服務區時，我給女兒發了條消息。她回得很快：不急，我等你。

原來等我的，也不止是路。